

刘伯温

林芳建

著



不肖中郎識
橫看見雲行
遠郭歸波步
任君留翠吐
紅心成龍元
應神那領宮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

刘伯温大传

林芳建 著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高晓博

封面设计：李晓甦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刘伯温大传/林芳建著. —北京：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，
1999. 1

ISBN 7-80100-478-7

I. 刘… II. 林… III. 刘伯温-传记 IV. K82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40099 号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、发行

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

邮编：100027 电话：64153909

冶金印刷总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12.875 300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 册

ISBN 7—80100—478—7/Z·78

定 价：20.00 元

内容提要

元末，官场黑暗，政绩腐败，民不聊生。为救天下黎民百姓，群雄纷纷揭竿而起。红巾军自此在中原与元朝展开了殊死搏斗。

此时，天降吉星。此人便是青田刘伯温，他年少聪慧，自幼便有“神童”美誉，又拜当时大儒郑复初门下学习各门知识。三年后，学成归家。千里寻药救母，又遇仙人张三丰，援以天机大法，参透天机。

年青的刘伯温一心想在仕途有所发展，只可惜楚楚的惨死，父母的逼婚使他心灰意冷。二十六岁时出任高县县府，为人刚正不阿，不攀附权贵，为此得罪上司。被迁江西，由于与人政见不合，从此隐居青田，著书立说。

二十年后，刘伯温应朱元璋邀请出山，以其洞彻天地之能，替朱元璋灭陈友谅、张士诚，最后打败元军，一统河山。建立大明朝。

刘伯温淡泊功名，意欲隐退，但他的存在对于胡惟庸等人不啻如芒在背。没多久，伯温几次入牢。年事已高的刘伯温，经受不起打击，病倒在床上。此时，朱元璋听信谗言，取消刘伯温的封号。刘伯温在悲愤之下，撒手归西。终年六十五岁。

刘伯温虽已死，但其军事思想，及洞彻天地的神话般的智慧，为后人传诵。

本书旨在揭示刘伯温本人，是一活生生的人物。此人虽精通天机、阴阳，但他仍是人，不是神。

他与萧楚楚的爱情让人肝肠寸断；对父母的孝心，天地可表；与友人的挚情让人叹服；对朱元璋的忠心，荡气回肠。如此一个至情至性，集爱心、孝心、诚心、忠心于一身的人，便是刘伯温。

目 录

第一章 乱世出英豪

- 一 应星降世…………… (2)
- 二 抓周…………… (8)
- 三 伯温与《三字经》…………… (12)
- 四 父子雪中对诗…………… (22)
- 五 伯温上学…………… (32)

第二章 学成归青田

- 一 母亲病重…………… (43)
- 二 伯温千里寻药…………… (52)
- 三 参悟天机三难…………… (69)

第三章 福祸同行日

- 一 伯温抗婚受刑…………… (86)
- 二 杭州乡试落第…………… (101)
- 三 福兮祸之所依，祸兮福之所存…………… (130)

第四章 问世间情为何物

- 一 萧府…………… (164)
- 二 情浓意更浓…………… (180)
- 三 乡试…………… (202)
- 四 大都之行…………… (231)
- 五 “金榜题名时，洞房花烛夜。”…………… (247)

第五章 出仕为元官

- 一 高安上任…………… (268)
- 二 怒斩程秃子…………… (282)

第六章 出山辅新主

- 一 入幕为宾…………… (300)
- 二 鄱阳湖大破陈友谅…………… (310)
- 三 定吴降方…………… (324)

第七章 日出新月生

- 一 称帝…………… (329)
- 二 文武论世…………… (341)
- 三 建制·入牢…………… (353)

第八章 妙演示天机

- 一 天机六式…………… (400)

第一章 乱世出英豪

青灯、古佛、却不见了参禅之人。在大雄宝殿之外的古松下端坐着一长眉和尚。这和尚慈眉善目，一望便知是一得道高僧。他在做什么？此时的天空，月黑风高，大雾迷漫，寺中静寂一片，没有一点声响。只见这和尚喃喃自语：“天下必将大乱，可贫僧乃方外之人，无力救助天下苍生，愿我佛以慈悲为怀，降星于世，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”话音刚落，就听身边有一声音响起。

“哈哈，大师又为天下百姓祷告上苍了。贫道代天下百姓谢过大师。”说完深深一揖。原来，来的是一个道士。只见这道士生得身材挺拔，仪表庄严，两道眉疏淡修长，一双眼睛深如古井，高鼻梁，口角刚劲，穿一件青色道袍，虽不怎么新，但也十分干净。

“原来是三丰道兄，有失远迎，罪过、罪过，阿弥陀佛。”

“大师心系天下苍生，何罪之有。贫道这几日见大师夜观天象，不知有何洞析。”

“道兄过奖了，谁人不知道你张三丰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生前生后五百年之事，无一不通。又何来问老衲。”

“大师太谦了。如是大师所言，老道不成神仙了？”

“已不远矣。”

“差得远，差得远。不过，据老道这几夜观察，帝星混暗，倒是西南、东北有异星突亮，其光环竟大如牛。”

“这就是老衲担心之处，从天象来看，天下必将大乱，西南、东北必有杀伐之气形成。百姓危矣。唉！”

这和尚说完这番话后，张三丰道长竟也不开口了，两位高人陷入了沉思，他们各自都明白，要解救这场灾难非人力所为。

忽然，天边一道光亮，一颗流星自太白划过天际，接着云开雾散，在昏暗的帝星边上有一颗星星煞是耀眼。

“嘻？哈哈，大师不必为天下事担忧，一切自有定数，岂非你我二人所能为也。你我乃方外之人，还是管方外之事吧。”

这和尚睁开双目，问道：“莫非，道兄已看出什么？”

“大师请看，帝星之侧已有金星出现，此帝王之星，且此星大且亮过前几日的东北、西南之星。刚才有一流星自太白划过。上天必降一旷世奇才。不知老道分析是否合理。”

“嗯！道兄高见，不知此人何样？”

“老道可以肯定，此人定是一个至情至信之人。”

“那老衲放心了。坐了许久，还未请道兄小饮两杯，实乃贫僧之罪。”

“老道便讨扰是了。”

说毕两人携手进入禅室去了。留下那一颗硕大无比的星星在天空中等待、等待……

一 应星降世

青田，又是一场大雪，白茫茫的一片，整个世界银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雪还在不断地下。

青田村一片寂静，农事早已过去，没有人愿意冒寒风出门。这万籁寂静的银白世界更增添了一分神秘。

突然，天边一道红光闪过。转眼间，那红光落入一户人家中即而不见了。“哇！哇——”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，整个青田的沉寂被打破了。

“生了！生了！恭喜老爷，贺禧老爷，是个带‘把’儿的。”接生婆三步并作两步地闯进书房向老爷道贺。

“噢？真的？”这位老爷大嘴一咧，哈哈大笑，喜极欲狂：

“哈哈——终于生下来了，我刘燊有儿子了，想不到我刘燊年逾半百也会有儿子。上天有眼，赐我刘家一脉。”

这位叫刘燊的老人，欣喜若狂，呼喊着重出门去，他要向青田村的所有人宣布：“我有儿子了。”

没有人能比原配富氏更了解丈夫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们家中就是没有男婴的出现。虽然，富氏有两个女儿，但总是不尽如人意。富氏也曾多次劝丈夫再讨一房以继刘家香火，可丈夫总是严辞拒绝：“夫人把我刘燊看成什么人了。刘某虽不是什么伟丈夫，但也懂得恩爱如故，用情专一，纳妾之事休要再提。”富氏心中虽很感激丈夫对自己的专爱，但总觉得对不起丈夫，对不起刘家。现在好了，老天爷终于开眼了，赐刘家一男婴。富氏躺在床上，泪水不住的流，心里祷告着：多谢上苍恩赐，请上苍保佑我儿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

“娘，生了小弟弟应该高兴才是，您怎么哭起来了。”在一旁侍奉母亲的大女儿小蕙说。

“还说娘呢！你不也是吗？瞧眼泪还在呢！”二女儿小芙接着姐姐的话茬。

“蕙儿、芙儿，娘是高兴啊！我和你们爹盼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有了一个儿子，我真是高兴啊！”

“娘，我们懂，新添了一个小弟弟，我们心里也很高兴。”

说毕娘儿仨又抱在一起哭了起来。

“呦！这是怎么了？”接生婆刚从书房回来一见这情形便叫嚷起来：“夫人，小姐，喜添贵子，乃是大喜事，瞧你们娘儿仨，哭哭啼啼的，多不成样子。”

“对，对，吴妈妈说得是，小芙儿去带吴妈妈拿钱，要给双份。”富氏对二女儿芙儿说道。

“不、不、不，夫人，今天的钱我不能要。”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“夫人有所不知，刚才与夫人接生时，这间屋子充满了红光，接着就是异香扑鼻，想必是公子所带，公子是一神人。老身又怎敢收他的钱。”

“吴妈妈，你不收钱怎么行呢？”“是啊，吴妈妈，这几天您一直操劳，很辛苦的。”

“哎呦！小姐千万不能这么说。能为这一位公子接生是老身的福气，哪里还敢奢求些什么。”

“对了，夫人、小姐快去看看老爷，老爷可能有点疯了。”

“啊！”话音未落，蕙儿、芙儿双双冲出产房去看护父亲去了。

刘煊一个人坐在打麦场上发呆，任雪花飘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不一会便成了一个雪人。

“爹！”“爹！”两个女儿叫着他。“爹爹，你怎么了！”大女儿摇着刘煊的肩膀。他还是不吱声。“姐姐，莫非爹爹迷了心。”“哇——”的一声女儿们伏在刘煊肩头就哭了起来。

“谁在哭，是谁在哭，蕙儿、芙儿你们哭什么？”刘煊见女儿们在哭泣着，便问：“今天是咱刘家大喜的日子你们哭什么？”

“爹爹，姐姐说你迷了心窍，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？”

“我？哈哈……是为父吓着你们了。走，去看你娘和小弟弟去，哈哈……。”刘煊一手拉着一个女儿回家去了。

富氏在睡梦中听见有人在叫：“夫人，夫人。”她缓缓地睁开眼睛，便看到一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脸。一激动，还未开口泪先涌出，“老爷，咱们终于有儿子了。”刘煊一手握着妻子的手，一只手擦掉妻子腮边的泪，说道：“夫人，你受苦了。今天应该高兴才是，怎么又哭起来了。”富氏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老爷说得是，刚

才吴妈妈说你就像疯了一样，我可担心死了。”刘煊对妻子不好意思的一笑，“哪里，只是事来的太突然，让我一时无法接受，所以才出去清醒了一下。”“你还是这样，跟个顽童一样。”“下次不敢了，娘子请原谅老夫这回。”说着站起身来向躺在床上的富氏深施一礼。

“嘻，爹爹好不知羞。”芙儿嘲笑道。

“妹妹莫要胡说，爹爹这才是心胸坦荡。”

“好，好，知我者莫如蕙儿也。噢！对了，你们的小弟弟呢？快快，抱来让为父看看。”

“我去抱。”芙儿一蹦一跳地跑到内屋，把小公子抱了出来。

刘煊抱着孩子，不断地在屋中踱来踱去，不停的说：“像，真像。”“爹爹，你总是在说‘像’，我看，小弟弟一点儿都不像你。”“胡说，我刘煊的儿子怎么能不像我。”“爹爹，我是说，他像娘。”“嗯——这个、这个。”一时语塞，“这个当然，娘生的孩子怎么不像娘呢？”“爹爹，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
“对极了！还是蕙儿知为父的心。芙儿整天就知道与老父作对，以后下去可如何是好呢？”

“爹爹，你冤枉芙儿，我不依，我不依。”说着芙儿撒起娇来。

“哈哈……”刘煊爽朗的笑又一次冲出房门。

富氏看着这父女三人心中暖洋洋的，她心中的天伦之乐，也就是如此！想到这一阵倦意涌来，她合上双眼，微笑着睡去了。

刘煊一看夫人入睡了，便将孩子放在她身旁，带着蕙儿、芙儿离开了……

来到正厅，刘煊便吩咐道：“蕙儿、芙儿去请郑复初郑老夫子及各位亲朋。”话音未落，就有人从大门外进入，一边走一边说道：“何劳刘公，复初带众位朋友向刘公贺喜来了。”刘煊定睛一瞧，说

话的不是旁人，正是郑复初郑老夫子！身后还有许多亲朋好友，就连村东头的张老太太也颤颤微微地来了。刘燠心下大为感动，冲大伙儿深深一揖：“众位父老乡亲，刘燠不过得一犬子，累众人如此抬爱，实在是不敢当。”“刘公此言差矣。令郎诞生乃大喜事，且有吉祥红光降世，此乃刘家大幸，亦属我青田之大幸。”“郑先生过奖了。芙儿，吩咐厨房多炒些好菜款待朋友们，别忘了，烫几壶好酒。”芙儿应声下去了。

不多时，酒菜上齐，刘燠举起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刘某不才，得大家厚爱。年逾半百得一犬子。我敬诸位一杯。”就只听见觥筹交错之声。大家干了这杯酒。

突然间，门外有一声音传来，“好酒呀！好酒。”刘燠心下纳闷：该来的人都来了，这位又是谁呢？便说道：“芙儿，请门外之人。”“不必请，老道自会来。”声音将尽时，一道士飘然而至。看那道士生得身材挺拔，仪表庄严，一双眼睛深如古井，穿一件青色道袍，干干净净。此人便是张三丰。刘燠一瞧这道士便知乃有道之人，赶忙下座，一揖到底：“道长是何称呼，今日光临……”没等刘燠说完道士便说：“贫道的名字自己都忘了，又何必提它呢？今日只是讨就一杯酒喝。”刘燠一听微微一笑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道长想喝酒就是抬爱刘燠，何用讨就二字。芙儿加杯筷，蕙儿让道长上座。”“谢过。”

酒过三旬，张三丰对刘燠说：“刘公，何不把贵公子请出来让大家一见呢？”话音未落，众人一起叫好，“刘公将公子请出来吧！”“刘公让我们看看公子……”“好，只是大家不要笑话犬子。蕙儿去把小弟弟抱出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蕙儿抱着小弟弟出来了。只见这孩子耳阔手长，额宽如场，两只小眼炯炯有神，他注视着众人，竟也不害怕。当下，就有人夸奖起来：“刘公，贵公子定是一长命之人。”“刘公，公子定是大贵大富之人。”“刘公……”“刘公，公子……。”一时间，大

家七嘴八舌的说开了，有的说这孩耳阔手长是富贵之相，有的说这孩子额宽，是长寿之人，有的说这孩子不惧生人是将相之材，沸沸扬扬吵成了一片。这孩子在人群中找来找去，突然发现了张三丰，便伸着小手向张三丰，道士看过哈哈大笑，“刘公，看来贵公子与老道颇为投缘呢。可否一抱？”“道长请。”三丰接过孩子，左右端详着，嘴里不住地说道：“就是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，没有错……。”这孩子竟似听懂了三丰道长的话，眨巴眨巴小眼睛，向三丰大叫三声，其声如洪，张三丰大喜，道：“刘公，此子声音如洪，将来定成大器，可为国家基石，老道讨个便宜，可否与公子起名单字基？”“多谢道长起名。”刘爚又是一礼。“刘公，既然道长有意，老朽也附庸一字吧！公子异于常人，我看就字伯温，如何？”“好！好！郑夫子果然是一代儒杰。”“道长过奖了。”“刘公，此令郎出生时，定有红光降世，异香扑鼻，然否？”刘爚吃了一惊，心想：此事除了家人，只有吴妈妈知道，这位道长何以得知，莫非他是个仙人。当下沉思不语，三丰一看便知所猜中的，微微一笑，从怀中取出一支秃笔，在酒盅里蘸了蘸，走到墙壁前，手腕一抖，从笔尖中流出十六个字。

“乾坤造化，应星降世。三丰助你，定成大业。”

这十六字金光耀眼，字体飘如浮云，骄若惊龙。一时间，煞是好看，大家都在细细品味这字中含义。此时，笑儿叫道：“爹爹，那道长怎么不见了？”刘爚微笑着冲门口一拱手，说道：“多谢三丰道长点悟。”说完深深一揖。这时大家才明白，这老道是仙人张三丰。

自此，这个孩子就叫刘基，字伯温。自张三丰道长走后，刘爚自己将那十六字拓下来，收藏起来，随后墙上的字就不见了。刘爚更加相信自己儿子是天降应星，便对他严格管教。

二 抓 周

转眼间，小伯温已周岁了。这孩子生得倒是健壮，从未得病，一岁的他倒似三、四岁的孩儿一样。刘爚自是疼爱，富氏更是爱护，两个姐姐又是另一番的爱护，小伯温就如掉进了蜜罐里一样，甜甜蜜蜜的。

这天，按青田的习惯，是该小伯温“抓周”了。所谓“抓周”就是指小孩子满周岁时，由父母操办，请一些亲朋好友聚在一起，摆一些物品，如金银、布匹、书籍、兵器、农业器具，由小孩子自由抓取，抓住什么就预示着将来会做什么。其实，就是讨个吉利。

对于小伯温来说，这个习惯自然是要遵守的。于是，这天刘家上下都忙开了。

刘爚作为一家之主，自然是“派兵布阵”，指挥自若，为了自己儿子的这一重大礼仪，他不惜一切。

“蕙儿，快去请客人。”“芙儿，香案怎么还没摆好？”“看你们这么从容，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呀？”刘爚发着牢骚。

“老爷，瞧你那焦急的样子，似乎这次是你‘抓周’一样。”富氏劝道。

“夫人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平时你总是为基儿的事操心，无微不至地关心着，今儿倒是像换了个人似的，一幅安然自若的样子。噢！对了，基儿在哪里？我去看看！”说着转身进了内院。

富氏望着自己的丈夫不由的笑了。

这天，刘府上下煞是热闹，亲朋好友来了一大堆。人人都想亲睹一眼刘公子伯温的“风采”，也想见见这个传奇式的小人物。

“诸位父老乡亲们，今天为犬子‘抓周’，又劳大家光临寒舍，刘爚在此谢过大家。”说完带领着全家人向所有来客深施一礼。这

时，郑复初郑老夫子上前一步道：“刘公，吉时已到，可否开始。”“一切听郑老夫子吩咐。”“岂敢！”郑老夫子客气了一句之后便清了清嗓子，大声宣布道：“刘爚之子刘基刘伯温‘抓周’，摆物！”话音未落，由几个人端上来了几个盘子。盘子里放的是一锭元宝、一串佛珠、一把小刀、一本书、一块布匹和一把锄头。接着，郑老夫子说道：“带小公子进前抓物。”

小伯温在母亲富氏的怀里，东张西望，看看这再望望那儿，一听要抓物，似乎他已听懂，便紧紧地盯着桌上之物。富氏放下了他，由他自己爬去。小伯温来到装有元宝的盘子前，转身就爬走了，看都没看，不少人惋惜道：“唉！可惜，抓了元宝一生不愁用钱。”只有刘爚和郑老夫子摸着胡须，刘爚低低问道：“郑夫子，犬子如何？”“此子异于常人，视金钱如粪土，可喜、可贺。”刘爚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了。再看，小伯温已经爬过了佛珠、小刀、布匹、锄头，来到了书本这个盘子前，看他二话不说抓起书本便往怀里揣。刘爚看了更是高兴，郑复初郑老夫子大喜：“此子必将成为一代文豪。不知刘公放置于盘中的是何书？”“没什么书，只是《三字经》而已。”大家更是夸赞伯温将来会有出息。这个说公子必将文章显于天下，那个说伯温的诗文定会超越李杜等等。对于这些，富氏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，喜在心上，她心中非常自豪。有这样深爱着她的丈夫，孝顺的女儿，聪慧的儿子，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。她笑了，发自内心的笑了……

就在大家互相品头论足的时候，二女儿荚儿叫道：“爹爹、娘、你们看弟弟。”大家向小伯温望去。只见他左手执一鹅毛扇，右手执书，摇头晃脑，俨然一副老学究的模样。富氏一看心下一惊：这些物品都是经过我一手置办的，从未有过这鹅毛扇，不知从何而来。她挪步到丈夫身旁低低地说：“老爷，此扇不知从何而来？”其实，刘爚早已看见小刘基的情形，而且他心中的惊讶并不亚于妻子：“夫人，这扇从何而来我也不知，不但如此，基儿手中之书亦

被换掉，我明明记得从柜中取出《三字经》，可如今被换成了《春秋》，这岂非怪事？”

他们夫妇二人的谈话只有一个人听见了。谁？郑复初郑老夫子，此老也是当时一大文豪，精通周易之术，他听刘爚夫妇一说，细细琢磨，顿时醒悟，便说：“贤夫妇莫紧张，诸位亲友莫要害怕，据老朽算来，此乃天意，古人云：熟读春秋，便可得天下。今观小伯温手执羽扇，而读春秋，岂不是好事。”经郑老夫子一分析，大家都觉有理。就在这时，守门的丁老头跑进来，手里捧着一书说道：“老爷，夫人，这本书……”还未说完，刘爚上前一把夺过书一看，书上赫然写着《三字经》，他说道：“没错，我让夫人放的是这本《三字经》，老丁，是何人给你的。”老丁回答道：“是去年来的那个道士。”“噢？是三丰道长？”刘爚感到颇为惊讶，“他人呢？”“已经走了。”“他走时说了什么？”“那道士说此物奉还，至于那扇子与《春秋》一书乃贫道送于小公子的礼物，愿老爷好生教育公子，还说公子将来定成大器。”“噢！”大家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。刘爚走到小伯温面前说：“基儿呀基儿，难得三丰道长与你有缘，送如此厚礼，还不拜谢道长。”伯温正在玩耍扇子，一听父亲之言，竟似听懂了一般，举起小手朝天连连作揖。大家又是一阵赞叹。

热热闹闹的一天过去了，小伯温似乎还未尽兴，依然拿着扇子和书，一边晃着脑袋，一边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。

“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带孩子们去安歇吧！我与郑老夫子聊聊。”刘爚看着面带倦色的女儿说。

“好，老爷与郑先生要秉烛夜谈，是否让妾身弄些酒菜来。”

“如此甚好！”“刘公，不必麻烦夫人了。”“郑先生，何来麻烦，您是老爷的挚友，一年难得有几次相聚，何不一醉方休。”“夫人快人快语，老朽佩服，如若再要推辞便说不过去了。如此，便恭敬不如从命，夫人有劳了。”“郑先生客气了。”

说完，富氏带着孩子们转向后院去了。不一会儿，酒菜上齐了。刘爚便问道：“孩子们安寝了吧？”“蕙儿、芙儿倒是早早睡了，只是基儿……。”“基儿有什么不对吗？”“没什么，只是不抱着书和扇子，他就不睡觉。没办法，只得由他，想必这会儿已睡熟了。唉！不知是什么宝贝，竟有如此魔力。”“夫人过虑了，公子乃大富大贵之人，定有异人相助，送些个珍奇之物也是刘家的造化。”“先生说的是。老爷，妾身先告退了。”说完，富氏就回到后院西房安歇了。

望着富氏远去的背影，郑老夫子叹道：“好一个女中人杰，刘公好福气呀！”“哪里，哪里，郑老夫子过誉了。”

“不，夫人乃外圆内方之人，性情善良、温顺，但坚强不屈，颇有侠女之风。难怪会有伯温这样的孩子。”

“郑老夫子太过奖了，夫人乃一女流之辈，难登大雅。”

“此言差矣！依老朽看来，夫人对伯温的帮助还在你我之上。”

“噢？真的？”“真的。刘公，老朽有一不情之求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”

“老夫子此言差矣，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好讲。”

“如此，老朽就斗胆一言。我看小伯温乃非是池中之物，定有一天会骄龙腾渊，必须有一严师相教，老朽厚颜想为此子之师，不知合适否？”说完此番话郑老夫子的脸已煞是通红。

“哈哈”刘爚听完后放声大笑，“老夫子，你我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这几日，我已有此想法，怕说出后唐突了先生，岂知先生已有此意，如此甚好。”

“哈哈——这样看来反是老朽我矫揉造作了，真是羞煞人也，哈哈——。”说完，郑老夫子不由也笑了起来。

“如此说来，先生是答应了，刘爚这下谢过先生。”说着，刘爚起身向郑老夫子一拜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郑老夫子双手托起刘爚，双方落座继续